

爲戴笠先生白謗辯誣

毛鍾新

幾個月前，看了魏大銘先生發表在某雜誌上，評述戴雨農先生的事功一文，心情頗爲憤激，而且大多數與戴先生沾得上絲毫淵源的人，都對此文表示不齒。

後來陸續看了中下兩篇，措詞態度，顯有改變，我知道已得了高明指點，加以改正了。又讀致編者函，說是不預備發表，故恣意直言，甚少顧忌。

這種說法，令人往深一層想，有人一輩子坐了幾次牢獄，于今垂垂老矣，尙能恣意少顧忌？而且君子不欺暗室，修辭立其誠，不預備發表，就可以恣意顛倒黑白，含血噴人，其對象又是恩深澤厚的老長官？

前人筆記有載：賈魯治黃河，恩多怨亦多，千年萬世後，恩在怨消磨。年輕時每遇險阻，想起此語，即得到鼓勵。于今却深覺可怕，知遇之恩，蔭庇之澤，置諸腦後，少許拂逆，刻骨銘心，可以說是「怨在恩消磨」了。

首先要問，你說廿年後讀史，（以時間推算，想係在台北監獄中），你看到歷史上有那一位僚屬執筆爲文，談主官事功，冠以評述的？

嚴格一點說，你在戴先生手下是最重要的——一個部門負責人，可是十餘年來，一直到戴先生逝世爲止，你的辦公桌始終擺在大門外，南京時代

，可以讓你住進鷄鷄巷他自己的家中，始終搬不進四條巷或曹都巷去，重慶時代，又搬不進羅家灣去，你心裏應該明白。當年我們中人又沒有談論工作秘密的習慣，你除了電訊本行以外，真够不上資格談論當年秘密。

你說：「杭州特務訓練，基本上即是說服人去爲特務犧牲奮鬥。」你忍心把當年復興民族，抗戰建國的神聖目標，以特務兩字一筆抹殺了？杭訓班多采多姿，戴先生初期主要幹部，多杭訓班指導員隊長出身。你在上海辦三極無線電學校，吸收了多少優秀愛國青年參加杭州訓練？（杭州電訊班辦了十二期，除第一期係杭警軍訓班學生，第五期係南京軍事交通研究所學生外，其餘均從三極吸收來一般高中生。）畢業以後，分發各地，祕密建台通訊，骨碎煉獄，血染刑場，死了以後，白髮雙親，嬌妻幼兒，不知其下落者有多少人？如此說法，于心安乎？以今日之我，詆毀昨日之我，豈非有雙重人格？

你說：「諒他自知讀書不够」，「請毛主席先生教論語孟子。」你追隨戴先生十餘年，而了解得如此膚淺，證明你的洞察力穎悟力都遲鈍。戴先生不重視啾啾咕咕，從不以博學鴻文自命，可是四書、古文觀止，東萊博議，都可以背誦，那是在讀小學以前，在私塾打下的基礎，在江山

文溪小學和杭州一中都以能文名，他曾當槍手代某餘姚人考中杭州師範，他自己亦曾以第一二名考上衢州師範，而沒有去讀，現在台北尙有與他同時與考的人在，他持在手上看的一本書，是北洋政府段祺瑞先生有關方面出版的軍事雜誌。特務處時代指定編審讀李劍農的中國近三十年政治史，坊間尙有此書，改爲近百年了。重慶時代錢穆在大公報發表有關中國歷史哲學的星期論文，指定要局本部同志和特警班學生背誦。這些都有證有據，證明他涉獵甚廣。芝山岩現有他的親筆書牘批示百十萬言在。子水先生到重慶，那是對局本部同志和特警班學生講演儒教政治思想與歷史哲學。亦曾請英士大學的毛夷庚先生，都是民國儒林傳中有份量的人物。

你說：「民國卅一二年，已非交鷄鳴狗盜的時期了。」這話污蔑了卅一二年前參加工作的萬千同志，亦厚誣了戴先生當年的萬千朋友，包括你所推崇的胡宗南、趙龍文先生在內。你自己廿二年三月在杭州辦無線電訓練，廿一年夏即與顧順章等和戴先生談特工問題，即是說在參加工作以前，即與戴先生交往了，你自己算不算鷄鳴狗盜呢？

你說：「特務處搬到曹都巷，工作人員非親即故。」錯了，特務處從徐府巷搬到鼓樓附近之

四條巷，曹都巷在紅公祠對面，那片地皮是張漢卿先生送給戴先生，報准領袖撥款建屋為處本部，搬入曹都巷已快要抗戰了。四條巷時代人物在台北甚多，說是非親即故，却是荒謬。戴先生用人決不走親友路線，不接受八行書介紹，所用的每一個人，都是那個時候，那個地區，那一行業所能選拔到的頂兒尖兒。草創時期，黃埔六期生多，那是在黃埔受訓期間，在各項考試測驗，黨務活動或刊物出版中，隨時留心有志氣有才能文章的優秀之士，而主動虛心結納。六期學生

總共九千餘人，參加戴先生工作的都是一時之選，大家尚在當連營長，他們已負起省級的方面責任了。其次即杭州特訓班出身，都是運用各種方式，以警校或其他名義公開招考，在訓練期間再秘密考核吸收。說得上絲毫親故？

那個時代說得上親故的，除了你所提的張袁甫先生外尚有二人：其一戴雲林，那是胞弟，任司書，手指寫出厚繭來。其二藍祖穆，他的堂娘舅，任灶下伙夫，不上廚，不買菜。古今政要，任用親故，如此用法，有什麼味道？



戴笠將軍（右）與中美合作副主任梅樂斯將軍（右）商談編訓游擊隊計劃步出會場時的神情。

你當

年在四科

，權限作
為比其他
部門放得
開得多，
而且有製
造所自行
購買電訊
材料，算
是膏腴肥
缺，你說
你是戴先
生何親何
故？

你說

：「特務

處規程，
凡貪污五

百元以上者槍斃。」特務處沒有組織條例或處務規程，只有獎懲辦法，訂得十分嚴厲，以那種規格，現在情報工作人員都受不了，言行不檢，招搖都要關三兩年，也沒有貪污五百元之說，凡貪污一律處死。當年曾有某江山青年，任郵電檢查員，竊取信中郵票十元，以現標準，只是輕微竊盜或侵佔，如沒有前科，罰點錢而已。當年却是處死刑，類此案例，不止一個，也不會多。實際上當年真是個英雄時代，大家把問舍求田和銓敘一官半職，當作最沒有出息的行為。真是塵視冠冕，銖視金玉，不要說醜態齷齪地貪污或偷偷向外國銀行存款了。

你說：「戴先生用人，不脫結納江湖好漢方式，如喚縣幫綁匪」。你讀過歷史，漢之雲台，唐之凌烟這些將相都是什麼出身？歷代忠義節烈有大功于國家的人，二十五史中如何說法？戴先生手下十萬人，星光燦爛與學貫中西者不知其數，重慶造時場中以同志姓名命名的只有一條過德臣路，當年我們做行動工作，執行同志身中數彈，一息尚存，必留一個子彈放冷槍，中外巡捕穿防彈馬甲，明知已死，猶不敢近前，其遺骸彈孔如蜂窩一般，死了尚虎虎有威，過德臣當年達成任務，身受重傷，拒絕同伴救助，自殺成仁。這些人何負于國家？說得近一點，總理建黨革命以來，我們什麼時候關過大門，杜絕江湖好漢請纓效忠之路？

你說：「毛人鳳先生當主祕，暗中還摸八圍，革命精神亦差次了。」我想不出摸八圍與革命精神有什麼相干？真有用特別材料做成的革命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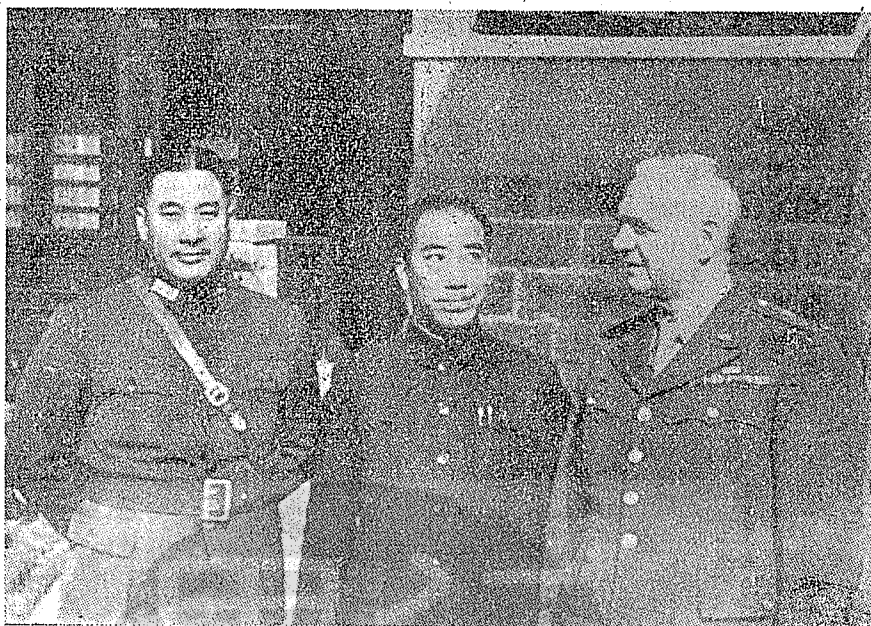
作者麼？七情六欲都不能有？毛先生在暫代主任秘書五、六年，每天辦公時間在十八小時以上，

時常熬通夜，沒有兼人的體力與精力，決不能勝任，才具、智慧、文筆，諸條件尚在其次。

那時打麻將明令要處死，當然只是嚇阻作用，尚沒有為打牌處死的案例，但如查出來，關三五年倒是有的。當時督察拿照相機，橫衝直撞，當做一件重要事情辦。

造時場辦事處主任某少將，在督察報告上批：「麻將乃家庭娛樂，不宜太重視。」因此攢了紗帽。足以證明戴先生對貫徹禁令之執着。

毛先生亦感困擾，曾主動以書面向戴先生坦白，並附了搭子名單，為此曾得罪了些朋友。



戴笠將軍（中）為研討中美特種技術合作與美國戰略業務局長鄧諾文少將（右）及中國駐美大使館副武官蕭勃將軍（左）會談後合影。

毛先生以軍文秘書，不次擢升至任十年局長，身後追贈上將，這是異數，而畢生以戴先生事業之經理人自居，從未為自己打算，到逝世之日，未用一個新幹部，（都是戴先生的老班底）未置一坪地一片瓦，（先後住中山北路與潮州街兩處房屋都是借來的。）在外國銀行沒有存款。尤其在天網裂地維圻之頃，以望六之年顛沛滬甬線洶湧波濤之上，崎嶇台穗川滇，周旋心懷異志之將領政要之間，分析危疑震撼與錯綜複雜之政治局勢，忠實執行領袖秘密命令，艱苦卓絕，勞怨不辭，可以說毛先生畢生沒有負戴先生付託之重。

今有人現住宅佔地一千二百坪，勝

利時在滬強佔德僑洋房，連累十年前猶飛騰一陣子的某少將陪他一起關起來，來台後復復佔乾兒子財產，重罹牢獄之災。檢舉他貪污不法的竟是他跨竈之子，積善盈篋，堪稱雛鳳清于老鳳聲。來台之初，雙美奪夫，逼令髮妻回重慶去，嗣又老而不檢，同居人未嘗生病，未嘗延醫，無疾而終，英人封鎖滇緬路時，仰光銀行存款美金四十萬轉移到加爾各答銀行去。試問祖上遺有多少產業，從民國十一年敲榔頭起，二十年間，薪俸收入所積能有幾何？四十年前事，就是殺人放火弑父蒸母，依法亦沒有追訴權。只是談起革命精神來，這些舊聞比起摸八圈又如何？

最不可恕的，是你污蔑了戴先生的游擊武力。『全無經費，就地籌餉，保民不足，擾民有餘。』這是失敗主義投降主義的說法，漢奸秦檜、汪精衛、王克敏，和各地治安維持會會長的說法。

你讀過晉書祖逖傳沒有？元帝以逖為奮威將軍豫州刺史，不給鎧仗，使自招募，擊楫渡江時只有流徙部曲百餘眾，略如我們派越深圳的反共救國軍總指揮，朝廷沒有給養支援，能不就地籌餉？他的功業是「黃河以南，盡為晉土。」史家贊他「士稚叶迹中興，尅復九州之半。」

岳飛以列校拔起，所部多收編盜賊，飛傳：「調軍實必蹙額曰：『東南民力耗極矣。』這不算就地籌餉？至于太行忠義，兩河豪傑，朝廷有給養給他？宋朝的軍政部長知樞密院事張俊，正是秦檜誣陷岳飛的幫兇，治岳飛獄的万俟卨，岳

飛沒有關過他一天，有點過節，只是飛宜撫荆湖，遇高不以禮。怨毒之于人甚矣。

南明之亡，張煌言諸先生，在浙東領導江上各營，山上諸寨，以一木撐天柱，以一絲擎地維，激勵忠義，百死靡他。當時迎降清兵的漢奸之流，不說識天命，即說恤民力，這不是保民不足，擾民有餘的同義語？今天張煌言諸先生與日月爭光，做了中華兒女最優秀的榜樣，而噉噉嗑嗑的恤民力之流，他的子孫如果看了結崎亭集類此記載，知道了這回事，將引為奇恥大辱，頭都抬不起來。

淞滬戰起，戴先生成立蘇浙行動委員會，編組別動隊（這些委員中有兩位後來曾任行政院長）。京滬陷敵後，改組為忠義救國軍，以情報組織為核心，運用力行社各層外圍組織，吸收江南革命愛國青年為骨幹，結合社會力量，（當然含幫會）發動游擊戰、羣衆戰，同時以游擊戰、羣衆戰支援情報戰、開展情報戰。

二十九年奉 領袖手令成立各戰區便衣混成隊，卅一年改組為軍事委員會別動軍，實質上可以說是忠義救國軍的擴大，力量遍及全國各戰區了。

當年江南敵後游擊隊風起雲湧，多有力量的養優於忠義救國軍的，未幾多烟消灰滅，只有忠義救國軍在整個抗戰期間，貫徹執行抗日與反共雙重任務。

忠義救國軍組織嚴密，內部除了軍令系統外，尚有黨的組織系統、政治工作系統、情報工作系統，互守秘密而交叉運用，各級幹部又多有對

共匪鬥爭經驗，防諜警覺性高，共匪那一套方法，對之起不了作用，俘虜了新四軍，稍作清理工作，即放心分散編入部隊作為補充，打了敗仗不會潰散，重新集合得起來。

長江南岸受了挫折，橫渡長江，在靖江泰興地區繼續活動，觸角直到新四軍主力所在地黃橋，然後再打回來，在武進丹陽地區繼續作戰。

二十八年蕩口以北安鎮地區，我以一個支隊兵力，打新四軍四個團，我傷亡兩百餘，對方傷亡一千餘人。

新四軍管文蔚、譚震林，成江南抗日義勇軍（新四軍之外圍部隊）。梅光迪、何克希不敢與我軍正面作戰，只有在我軍遭遇敵軍優勢兵力壓迫下，才以暗箭伎倆偷襲。

抗戰勝利以後，改編為交警總隊，卅五年賀龍以四萬匪軍進犯大同，楚溪春部三個師加上保安總隊和挺進軍抵禦不住，城郊陣地紛被突破，交警十六總隊奉令自包頭空運一個大隊增援，浴血苦戰四十天，以一五四人傷亡，打退匪軍，大同解圍。

這一戰役，震驚華北。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電請 總統調交警兩個總隊馳援東北地區作戰。華北軍方請調交警北上冀東，防衛北寧鐵路與開灤煤礦。

卅八年上海保衛戰，交警七個總隊編為守備兵團，防守核心陣地，遵照 總統手令，不作撤退準備，不控制船隻，與陣地共存亡，防守閘北車站，福新麵粉廠之第六、第十八、第十一總隊全部戰死。其餘四個總隊亦死傷慘重。最後情況

不明。

上海淪亡三星期之後，市區尚有槍聲，交警零星部隊尚佔據高樓或碉堡，繼續奮戰，死而後已。

當年舟山、舢舨雲集，未撤出交警一兵一卒

交警將官級幹部壯烈殉國者有王春暉、湯毅生、熊劍東、田動雲。被捕斬斷四肢，呼號三晝夜以死者，有周文新。切開頭皮，水銀灌頂，剝皮以死者有王樂坡。

交警以一支未配備裝備之特勤部隊，繼承忠義救國軍之光榮傳統奮戰長城內外、大江南北，血染川流、膏塗原野，其五總隊周迅子部，於川康失守，崎嶇松潘茂茂間，繼續游擊活動，在川康青隴邊區，建立二十餘秘密電台，至四十二年，神州陸沉已四年矣，保密局尚有戰況報告，並由美國中央情報局支援自台灣基地空投接濟彈藥器材先後十五架次。四十八年，青藏抗暴，震驚中外，主要份子七八年前與我連絡有案，是播其種，啓其緒者，猶我前身為忠義救國軍之交警部隊也。

播遷三十多年來，自上廟堂袞袞諸公，下至引軍賣漿之流，對於戴先生的英雄事業，和他所開創的激揚忠義，苦鬥苦拚，不為自己打算的工作作風，都有新的看法，都有高度的崇敬。苟有天良，苟有公道，忍心含血噴人，誣毀這個部隊，污辱萬千為這個苦難的國家肝腦塗地的先烈，說他們保民不足，擾民有餘？

（未完）